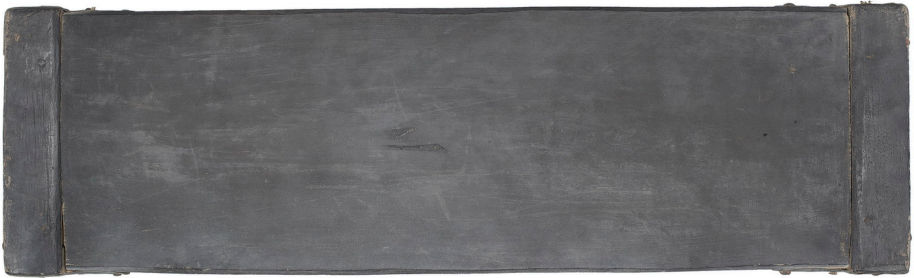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　志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本事品第一之五

又上座言火界或少或不增强即名
為冷所以者何於彼無日或去日遠
便有冷故又如極大炎熱起時無別
少分所造觸起同許唯有火大增多
熱減少時亦應如是無別少分所造
觸生應許唯是火大減少若別有冷
亦應許有別所造觸非煖非冷是故
定無冷所造觸非火界少或不增强
即名為冷現見冷觸所損害者火界
增時能攝益故損害因增轉應損害
誰有智者作如是執彼少火害歸援
大火若謂彼由匱之火故有損害者
理必不然定有餘因能損害故謂火
少故有餘冷增能為損害非即由火
由此准說冷攝益者謂為少因所攝
益者此因若增轉應攝益是故彼論
非為應理又彼所說熱增減時無所
造生唯即火者亦不應理現見二法



更互相違一法增時餘法減故如能
斷道與所斷惑非道增時无別惑起
例道退位无別惑生又冷生時和合
異故謂水風界增盛聚中有冷生因
非由火界不應就火增盛為難又執
火界少為冷者彼雪聚中火微極少
不應於此冷微極多智不應言如如
火界漸漸微少如是如是火界轉多
為應理論彼執冷火無別體故不可
金少即為非金故有別物異諸大種
由火界滅彼物體增是所造觸說名
為冷有執此宗謂有大種增生冷觸
冷觸即是此大種者理亦不然冷與
水風相各異故又二物成體應是假
便應不為身識所緣以非冷煖無別
性故例無別冷理亦不然彼即冷等
下等品類分位別故有餘師說冷等
唯用煖無為體此亦不然品類異故
猶如煖等不容無法有異品類或應
地等用無為性謂亦可說唯水等無
名地等界故彼所說非破冷觸是造
色因又冷能為覺生緣故如火界等
非即煖無應有色聚全無有火有非

有俱不應理故諸色聚中既必有火
是則冷觸應畢竟無故知離火別有
冷觸又諸冷觸其體實有相狀分明
現可覺故猶如煖等又契經中如煖
說故體必應有故契經言我於冷煖
皆能堪忍若於尒時冷煖調適即能
成熟取證成就非於尒時極冷極煖
若極冷煖不能修業故冷造色實有
義成又上座言飢渴二種非所造色
希求性故理亦不然此二於因說果
名故由觸差別逼切其身生食飲欲
是飢渴因故名飢渴如說輕安謂身
輕性輕安果故說名輕安若尒此
因應煖為性由火界煖能熟能消
便能發生食飲欲故此言非理食飲
二欲應是造色火為因故又非火界
是二欲因應一切時生一欲故現見
二欲非恒時有豈不自宗欲因造觸
所依大種雖恒非无而此造觸體非
常有此例不然欲因造觸待風火界
增强生故若謂二欲亦應尒者理亦
不然如前已說二欲應是造色性故
若謂如因所觸大種發生身識而非

身識是造色性欲亦應然此不相似
識不要因大種增盛方得生起欲即
不然因增生故由彼身識不因大種
或等或增差別生起但隨所依不由
差別身觸為緣而得生起二欲不然
如所造色要因大種增盛而生既隨
大種差別而生何緣所遮令非造色
風火若盛二欲便增風火若微二欲
便減既隨大種增微不同二欲何緣
非造色性若言二欲雖因大種而不
依彼故非造色謂欲依心不依大種
故不應難令成造色若尒此欲應不
要因大種增盛方得生起不見不依
大種身識隨諸大種差別而生唯見
身識大種為緣若等若增但觸便起
二欲若尒應一切時不待增盛有因
便起則前所說應一切時生二欲難
堅住難遣又風火界有時雖增而不
現起食飲二欲故知二欲因現不生
彼因尒時何緣不起由所依身有過
患故或為餘緣所障㝵故豈不即由
此故二欲不生何須復別計有欲因
造觸此不應然欲與身識俱時起故

雖有障导而識得生欲不得生此有
何理心所法生必定繫屬依緣識合
彼三具有又彼希求大法地攝故與
一切心品俱生生欲勝因尒時具有
而不生者必為所餘生緣闕故所餘
緣者謂所造觸故離大種實有飢渴
造色為性又不應言造觸生障即障
心心所勿心等生障即障造觸无異
因故且止廣諍必應信有飢渴二體
造觸為性今應思擇若諸大種色聚
中增為體為用何緣復勸如是思擇為
欲蠲除不實過故經主自論有處說言
此是彼宗所有過失彼宗謂彼毗婆
沙師言諸聚中一切大種體雖等有
而或有聚作用偏增如心心所又如
所覺團中塩味未審此中經主意趣
定謂誰是毗婆沙師若謂善釋阿毗
達磨諸大論師彼無此說彼說大種
由體故增石水焰風諸色聚內堅濕
煖動體相偏增一一聚中各了一故
若諸聚內大種體均不應此中各唯
了一又隨世想立地等名應全無
因空有言說以諸色聚形顯皆同若

執堅等體均無異因何得生地等別
想若謂因用理必不然用與自體無
差別故用若是實即體增成實即體
故用若非實亦體增成不異體故無
非實用異體有增由此即釋彼心心
所圓中鹽喻謂鹽受等用即體故即
體用增揔說如是然有差別謂諸大
種有對尋故可積集故方處差別分
明可了受等無對不可積集但由用
別了增微異是故大種體可積集就
體說增心心所法就用差別說增微
異豈不色法亦見用增如酢和水良
藥和毒鹽和水等雖兩數同而用有
異如何言色就體說增此不相違以
酢與水觸微雖等而味不同酢味微
多水味微少故酢味勝還由體增於
諸聚中有味等物體增強故謂是用
增良藥毒等緣起理門有差別故體
類如是由此雖少而能伏多非異體
類有別用生故執用增是為邪計或
如類別品別亦尒故唯心等就用說
增就體說增謂諸色法辟如依多依
一成故又諸大種就體說增現可得

故教故理故謂大種增即體可得非
用非業有集㝵故教者謂如種喻經
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應不聚集無
能攝故如是二廣說如經此經意
言非有色聚全無水界若全无者應
不和合然有不能攝餘色聚令和合
者以其少故自餘諸界准釋應知理
謂大種若但用增非體聚積而說增
者應有大種或所造色一極微上亦
有用增如於受等一法體上有時用
增獨能為境何緣極微一一別住不
能為境生五識身又諸極微用增强
者其相麁著應非極微故諸色法由
可積聚體有對㝵就體說增諸無色
法不可積聚體无對㝵就用說增此
義既成不可傾動而經主說毗婆沙
師言諸聚中一切大種體雖等有而
或有聚用偏增者此未識宗故作是
說又今應說堅等何因是色所依非
餘色等以此遍滿一切處故謂諸聚
中地等四相皆遍具有色等不然由
此地等三義成立一所依義二能生
義三廣大義又是色等所隨逐故現

見世間瓶盆等物由火成熟便有色
等轉變可得扣擊彈撫有差别聲
轉變生餘色等中無如是事是故堅
等色等所隨是色所依非餘色等又
能損壞餘色物故色等依地無能壞
用若尒久觀雪等盛色根不應壞不
尒彼色所依能壞根所依故以於闇
中覺彼生苦故知唯壞大種非根若
壞於根不應覺彼發生身識又色不
能損壞大種非所觸故是故大種獨
能損壞餘色物故是色所依非餘色
等有說堅等所觸性故能為所依此
說非理冷等應成大種性故然冷等
觸非遍滿故不成大種豈不煗中無
有冷觸於冷觸中亦無有煗煗應如
冷亦非大種此難不然冷有煗故由
被冷覆而不可知若尒冷觸應同煗
遍不尒冷用煗中无故以於冷中煗
用可得非於煗中冷用可得冷同煗
遍此難應止煗用者何謂能成熟豈
不見冷亦能成熟如有煗故物不爛
壞不爛壞因名能成熟冷亦如是應
與煗同此亦不然水風界盛暫時凝

結此中成熟即煖用故是故不應說
言堅等所觸性故能為所依冷等應
成大種性故然彼冷觸水風界增四
大果故是所造色又彼冷觸持攝熟
長四決定用不可得故體非大種豈
不由冷雪等凝結有勝用耶此言非
理水風界感如造冷觸生彼果故亦
由煖故甘蔗汁等凝結可得若言冷
是大種果者冷煖相違不應和合如
何從煖生於冷耶如堅與濕同一事
故乎不相違水火亦然既同一事理
無相反如以冷水澆灌石灰從冷生
熱此亦應尒以諸大種同一事故雖
性相違而恒和合冷是水風近所生
果地界與彼都不相違火性雖違而
不為損同一果故何妨和合又若見
彼諸界增故於諸聚中立異大種即
彼諸界是能生長諸造色因名為大
種非冷增故於諸聚中立異大種故
非大種然煖增故於諸聚中異大想
滅異大想生冷即不尒是故冷煖能
依所依二性差別豈不現見由冷增
故水界凝結世間於此亦立種種氷

雪雹名此難如前水風界感如造冷觸生彼果釋或氷雪雹即水異名非草木等異名稱火故彼所難理定不齊是故冷觸唯所造性由斯觸界有二義成餘九色界唯是所造謂五色根色聲香味法界一分亦唯所造此復云何謂無表業依大種生故名所造然聲為顯定無一界唯大種性餘七心界法界一分除無表色俱非二種義准已成譬喻論師作如是說諸所造色非異大種所以者何契經說故如說云何名內地界謂於眼肉團中若內各別堅性堅類隣近執受乃至廣說若異大種別有諸根不應於根說大種性又餘經說苾芻當知諸有士夫皆即六界既定說六為假有情所依實事故知眼等色等造色非異大種若所造色異諸大種有何意趣此經不說彼言非理不了契經深意趣故前所引經順世名想故作是說謂諸世間眼肉團中起眼名想此眼名想依眼所依大種等起眼肉團者擬說一切不離眼根大種所造若

不介者此經唯應說謂於眼內各別
等堅性等言已遮慧眼應不須說內
團中言又於眼言是因第七內團中
言是依第七由此表知捴攝一切因
眼所起不離眼根大種所造是因於
眼所起內團其中所有內各別等名
內地界此則顯示眼等生因依因等
地由此重說二第七言捴攝一切眼
及內團所依大種後所引經唯說六
界不言餘者有別意趣謂續生時眼
等無故雖於此位亦有身根而猶未
能覺冷等觸若法有體未起作用不
應立在有用品中又唯六界是諸有
情有用本事從續生心至命終心常
有用故從滅定者識有何用彼過去
識能作未來等无間緣由此當果決
定現起是彼識用若介身根亦應有
用同類因用未嘗無故此難不然非
定成就與定成就有差別故謂有身
根雖不成就而有與果同類因用定
無彼識體不成就能作當果等无間
緣故識與身義非均等又身根用非
同類因為識生依是身根用入滅定

者決定當出後識生依是前識用故
唯六界是諸有情有用本事理極成
立或擧空界表諸造色故引此經非
遮所造空界實有是所造色前已成
故又執造色不異大種則應色等皆
同一相謂堅等相若尒眼等五根所
行應無差别是則違經所說眼等所
行各異如何所執色等境界皆同一
相謂堅等相然非一切境一切根所
行此不能令智者心喜若言如說色
等五境雖同一相謂造色相而無此
失如是大種與所造色雖同一相謂
堅等相而無失者此亦不然非許造
色性有别法體故又眼等根於色等
境取定别相非定揔故所以者何此
宗不許所造色性如堅等相有别法
體故不可謂如說色等雖同所造一
法自性而眼根等境别義成如是色
等雖同堅等一法自相而眼等根境
别義立又眼等根於色等境取定别
相非定揔相勿眼等根與色等境揔
相同故亦是眼等五根所取成大過
失又受等法與色等境亦同一相所

謂行相受等亦應眼等所取是故決
定應許色等有不共相種類差別由
此眼等雖一一根能取多相而無五
根境雜乱失種類別故若謂如彼眼
等五根雖同一相謂澄淨相而能各
各別取境界如是色等雖同一相謂
堅等相而是眼等各別所行此亦不
然餘法亦有澄淨相故若澄淨相是
眼等根差別相者是則不應許所餘
法亦有此相然澄淨相亦許信有是
故澄淨於眼等根非差別相然堅濕
等是差別相若執色等此相皆同而
言眼根唯取色處非觸處者无別因
證或復眼等雖淨相同而功能異故
別取境功能異者由因別故眼等雖
同四大種果而諸大種增減不同因
既不同果功能異由斯取境差別義
成又不應言色等差別亦由大種增
減不同若介極微有不成過故汝此
救理定不然又彼具壽云何安立境
有境異謂若有人自觸身分既執身
觸皆同一相一刹那中手無差別立
誰為境誰為有境若有差別性別義

成謂堅等相所觸名境與此相違身
名有境許身觸性有差別故若無差
別則無安立境有境異便違理教若
言如意雖同一相而一刹那立境有
境不相違者理亦不然意雖為境而
一切時立為有境故無斯過然身根
境堅等大種未嘗有時立為有境故
彼例救理極不齊許身根境堅等大
種亦是有境復有何失如意唯應立
為一處是則應無決定安立此為身
處此為觸處應說此中有何定理判
此唯境此唯有境故彼所宗雜乱難
辯又若色等即諸大種彼說一一青
色極微即四大種或唯是一二俱有
過然色處等雖色名同而有青雄香
甘冷等性相差別由此五境展轉不
同眼等五根無共境過若諸大種性
相各別與青極微體無異者豈不一
故四性不成若青極微唯一大種即
四大種應互相離一聚唯有一大種
故是則違害種喻等經不應別異性
相大種成無差別一青色聚若言隨
一增故今者應說何界增故為青若

謂地界陂池河海應無青色若謂水
界玉青石等應不極青若謂火界世
間盛火不應極赤若謂風界風中不
應色不可得若說青色異諸大種實
有一體隨一界增多四大種各生青
色合成一聚於理無違故異大種有
所造色復有至教分明證成如契經
言諸所有色皆四大種及四大種所
造攝故復有何理知所造言異諸大
種別有所目然契經說有諸愚夫由
六觸處諸所觸對覺樂覺苦或有隨
一由彼所造不可由斯所造言故別
有第七觸處可得此非定證有於異
體亦說如是所造言故如告具壽阿
難陀言所造我見誰之所造謂色所
造乃至廣說若見餘處有所造言無
別所目謂此亦尒應有身見以色為
體便有乖違自所宗過又不應以餘
所造言所目法體或異不異便疑此
經說大種所造言有餘契經定證異
故如契經說苾芻當知眼謂內處四
大種所造淨色有色無見有對乃至
身處廣說亦尒苾芻當知色謂外處

四大種所造有色有見有對聲謂外
處四大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香味
二處廣說亦尒觸謂外處是四大種
及四大種所造有色無見有對此中
分明顯諸大種唯是觸處一分所攝
餘有色處皆非大種故定知此及所
造言如我見經所造我見別有所目
定非如彼六觸處經隨一所造無別
所目是故九色法界一分異四大種
所造義成如是已說大種性等十八
界中五根五境十有色界是可積集
以是極微體可聚故義准餘八非可
積集體非極微不可聚故如是已說
可積集等十八界中幾能斫幾所斫
幾能燒幾所燒幾能稱幾所稱如是
六門今應揔荅頌曰
謂唯外四界　能斫及所斫　亦所燒能稱
能燒所稱諍
論曰色香味觸成尒薪等此即名為
能斫所斫唯者定義意顯斫等決定
是外四界非餘及言為顯能斫所斫
俱通四界豈不有為剎那性故都无
能斫所斫義耶理雖如是而諸色聚

相逼續生異緣分隔令各續起是故
非無能斫所斫此所斫義身根等无
非諸色根異緣分隔可令成二各相
續起支分離身則無根故又身根等
亦非能斫淨妙相故如珠寶光此等
義言唯言所顯如能斫所斫體唯外
四界所燒能稱其體亦尒謂唯外四
界名所燒能稱身等色根淨妙相故
亦非二事如珠寶光聲非色等相續
俱轉有間斷故六義皆无能燒所稱
有異諍論謂或有說能燒所稱體亦
如前唯外四界或復有說唯有火界
可名能燒所稱唯重如是已說能所
斫等十八界中幾異熟生幾所長養
幾等流性幾有實事幾一剎那如是
五問今應揔荅頌曰

內五有熟養　聲无異熟生　八無㝵等流
亦異熟生性　餘三實唯法　剎那唯後三

論曰內五謂眼耳鼻舌身有異熟生
及所長養遮等流性是故不說豈不
前生眼等五界應言與後生及未生
眼等諸根為因決定如是眼等應有
等流同類因生等流果故何緣乃說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　第十八張　思　仲

遮等流性不說眼等全無等流但即
長養異熟生性無別等流故應遮止
如異長養有異熟生異熟生有所
長養非異此二有別等流為辯異門
麼揔論別離因而熟故名異熟異熟
體生名異熟生或是異熟因所生故
名異熟生略去中言故作是說譬如
牛車或所造業至得果時變而能熟
故名異熟果從彼生名異熟生或於
因上假立果名如於果上假立因名
如契經說今六觸處應知即是昔所
造業飲食資助眠睡等持勝緣所益
名所長養飲食等緣於異熟體唯能
攝護不能增益別有增益名所長養
應知此中長養相續常能護持異熟
相續猶如外郭防援內城無異熟生
離所長養有所長養離異熟生如修
所得天眼天耳既說聲界無異熟生
義准非無等流長養何緣聲界非異
熟生數數間斷復還生故異熟生色
無如是事非隨欲樂異熟果生聲隨
欲生故非異熟豈不如彼施設論言
善修遠離麤惡語故感得大士梵音

聲相雖由業感而非異熟以聲起在
第三傳故謂從彼業生諸大種從諸
大種緣聲發聲若介身受因業所生
大種發故應非異熟此難不然非諸
身受皆因大種及因業生大種所發
亦非一切皆是異熟然諸身受亦因
非業所生大種及非大種而得生故
謂身受起要假身觸身識等緣由此
亦緣外大種起非要待業所感大生
於理無違故通異熟若執聲界是異
熟生如是聲界唯因大種唯因異熟
大種而生不離如前所說過失若說
聲界非異熟生如是聲界唯因大種
通因異熟及非異熟大種而起於理
無違亦無如前所說過失故應如是
分別聲界非諸身受唯因大種是異
熟者非唯異熟大種為因又不同彼
有違理失是故所例理極不齊有餘
師說聲非異熟如何異熟大種所生
故應許聲屬第四傳或第五傳故非
異熟謂從業生異熟大種從此傳生
長養大種此復傳生等流大種長養
大種發長養聲等流大種發等流聲

此說非理豈不如從無記大種發善
惡聲從有執受發無執受從身境界
發耳境界如是若從異熟大種發非
異熟有何相違是故彼說定為非理
八無㝵者七心法界此有等流異熟
生性若非異熟同類遍行因所生者
名等流性若異熟因所生起者名異
熟生豈不此中亦有長養謂先因力
引後果生亦令功能轉明感故契經
亦言諸無色法增長廣大應有長養
雖有此言而非長養即說等流增長
廣大若先因力引後果生令其功能
轉明感者此亦即依等流性說同類
遍行因所生故諸有㝵法極微所成
同時積集可名長養諸無㝵法非極
微故無積集義不名長養軌範諸師
咸作是說餘謂餘四色香味觸皆通
三種謂異熟生亦所長養及等流性
實唯法者實謂無為以堅實故此法
界攝故唯法界獨名有實意法意識
名為後三於六三中最後說故唯此
二界有一刹那謂初無漏苦法忍品
非等流故名一刹那此說正現行非

非等流者餘有為法無非等流唯初
無漏五蘊刹那無同類因而得生起
餘有為法無如是事等無間緣勢力
强故前因雖闕而此得生等无間緣
勢力强者與初聖道品類同故無量
善法所長養故與初聖道性相等故
為此廣修諸加行故苦法忍相應心
名意意識界餘俱起法名為法界
復有餘師此中異説謂一切法皆有
實事有實相故除無為法皆一刹那
速謝滅故除初無漏心及助伴餘有
為法皆是等流十色少分是所長養
十七少分是異熟生由此眼等五內
色根各有二種謂所長養及異熟生
雖有餘三而無別性義雜亂故所以
不説餘皆准此聲界有二五識亦然
意意識三色等亦尒法界有四除所
長養上座此中依十二處立一切種
皆異熟生非異熟生為所長養如所
纏裹周帀護持又一身中眼等應有
二種類故不見別有二所作故無別
長養又彼聲處應異熟生以許彼因
是異熟故又異熟者因頻引發任運

隨轉不須數數重起加行方得生起
又於眼等此事應同若言聲處若是
異熟處無心位應恒行者意等云何
若言意等有相續者此亦不然非異
熟生所間絶故彼上座宗略述如是
而彼所說理皆不然且十二處非一
切種皆異熟生善染汙等異熟生性
不成立故若善染汙是異熟生已斷
善根及阿羅漢如異熟意應得現行
差別因緣不可得故又無漏法是異
熟生不應理故又十二處攝一切法
若立一切皆異熟生則應非情亦是
異熟若是異熟與理相違上座所宗
不可依據如滯巨石難以浮深若立
異熟生通一切種非一切種唯是異
熟生除異熟生應說別相便與對法
義有相符對法諸師亦無定立一處
一界唯異熟生隨其所應非異熟者
立長養等諸門差別又彼所說非異
熟生為所長養如所經裹周帀護持
者此非宗所許但許身中有所長養
異熟生色長養相續常能護持異熟
相續令不間斷豈不一切皆唯異熟

勢力所引隨力勝劣故有相續或有
間斷此非佛教說一切果皆宿因造
同外道故無同彼失亦許現在衆緣
功能助引生故若尒不應說彼一切
皆唯異熟勢力所引又異熟力一業
所引不應或時有勝有劣不應計度
一業力勢或時增勝或時微劣異熟
勢力隨業所引不應或時有勝有劣
又於憂喜勇怯等位種種色相差别
而生此不可為異熟生性以非相似
相續轉故此色與心俱起俱滅依心
轉故名所長養又現見身增減可得
異熟不應隨緣增減若遇現緣而增
益者此所增益非業所生現緣生故
定非異熟若雖有業勢力所隨由闕
資緣而損減者此所損減非業所生
亦非異熟由此道理應決定知若有
增減則非異熟若是異熟則無增減
由有此二知所長養離異熟體别有
義成亦不應言異熟生色離極微增
而有增益離極微減而有損減彼極
微聚繫屬現緣暫時體生還即滅故
用增非體理相違故極微用增過如

前說若執一切唯異熟生即一切果
皆宿因造便同宿作外道論失又言
一身眼等應有二種類者此無所妨
事聚種類二差別故謂異熟生與所
長養事種類別因有異故由此眼等
無別等流離前二因無別因故依聚
種類說一無失二事成一聚種類故
又言不見二所作者應見為依發生
眼識及相應法是二所作不應唯說
異熟生眼為識生依非所長養勿彼
天眼不能為依發生眼識成過失故
異熟生眼離所長養不能為依發生
眼識故生一識是二功能又彼應說
許一身中有二眼等揔別生識此於
法性有何傷損但應勿如彼許二共
一根彼違聖言隷顯法性尚無愧怯
況此順理正顯聖言而懷懟怖故定
應許一揔身中眼等五根各二種類
揔別生識於理無違又言聲處應異
熟生以許彼因是異熟者理極麁淺
則聲處所因異熟大種應非異熟生
成過失故由是不應定執此義從異
熟生者皆名異熟生若如是說復有

何過聲處唯應非染觸攝由彼所因
性類命故又聲不應是所造色彼因
大種非所造故又因染等所依所緣
發生意識如是意識應唯染等成過
失故又一意識一時應成善染等過
彼所依緣一時容有善染等故由此
等過不應執聲異熟生故成異熟生
是故應知初釋為善又言異熟因頓
引發任運隨轉不須數數重起加行
方得生者此不能立聲是異熟生性
由此反能立聲非異熟生若執聲為
異熟生性一起斷已應不更生由異
熟生一起斷已無加行因能重起故
我等皆許業感異熟不由重起加行
方生汝等何緣重述斯言計彼所說
無所證聲異熟生用只應為滿已論
文數致此浮詞又彼所執別有隨界
便為無用於業所引異熟轉中彼无
用故既許業因頓引異熟不須數數
加行重發何須別執此隨界為或應
許此引業无用又我意說聲數間斷
隨欲重生異熟生色無如是事汝今
何故言於眼等此事應同豈異熟色

斷已重起又我難意聲既是色與異
熟色起法不同應非異熟何預意等
而汝於責意等云何汝自許聲所因
大種是異熟故聲異熟生若許意等
亦如是者從非異熟所生意等則應
一向非異熟生若從異熟所生意等
亦應一向是異熟生既不許然如何
例責又色非色法有異故異熟相續
亦應不同非不生盲異熟生眼起已
斷壞終不重生即令意等異熟生法
相續間絕亦不重起又異熟心為非
異熟間復異熟生時即非異熟能為
彼生因復能斷彼類非聲生因即令
聲斷是故異熟色與意等相續各異
不應為例以要言之彼於此論異熟
長養等流義言都不解了致斯紛競
故應且止鑒者當知如是已說異熟
生等今應思擇若有眼界先不成就
今得成就亦眼識耶若眼識界先不
成就今得成就亦眼界耶如是等問
今應略答頌曰
眼與眼識界　獨俱得非等
論曰獨得者謂或有眼界先不成就

令得成就非眼識謂生欲界漸得眼
根及無色歿生二三四靜慮地時或
有眼識先不成就今得成就非眼界
謂生二三四靜慮地眼識現起及從
彼歿生下地時俱得者謂或有二界
先不成就今得成就謂無色歿生於
欲界及梵世時非者俱非謂除前相
等者攝餘所未說義此復云何謂若
成就眼界亦眼識界耶應作四句第
一句者謂生二三四靜慮地眼識不
起第二句者謂生欲界未得眼根或
得已失第三句者謂生欲界得眼不
失及生梵世若生二三四靜慮地眼
識現起第四句者謂除前相如是眼
界與色界眼識與色界得及成就如
理應思由斯理路例應思擇後五種
三得與成就并乎相望及捨不成如
毗婆沙廣文示現恐詞繁雜故今
不述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